

笏

庵

詩

吳氏一家稿

笏庵詩十一

錢塘 吳清鵬

癸卯

元日

每歲逢茲日東方及未明入趨 三殿侍出散九門行
慵起今忘曉驚呼客賀正不堪身老病空有戀 君情

卜居 井序

余於去臘卜居揚州廣儲門之安家巷喜其名爲
安家也巷甚僻靜入大門有屋五楹北向可以處
僕儀門內四面有廊以達於屬屬後寢室三所前

二所皆三楹各耳房四楹後一所五楹亦耳房四楹皆南向高敞可以居主人廳西有室三楹左右耳房各一楹南北向前植丁香粉團後枇杷一樹可爲讀書憩息所廳東永巷一道自大門至內室通出入焉又東廳室各三楹廳南北向室南向中有亭曲廊以通繞之庭多書帶草老槐大四五圍臘梅花碧桃牡丹在焉可以延賓內室亦有小院植薔薇雙桂蘭菊之屬鄰竹數十竿倚牆外尤有幽致井在西室之南竈在內寢之東余旣樂之因傾囊以酬其值計將老於是鄉矣以歲暮未及詩

今補成之

辭京反初服涉淮緩歸權寓衛歎式微館鄭荷嘉好轉
思故國難欲就是鄉老卜居昨已定賀遷客未少堂室
既閒敞庭院亦曲繞略有庾園竹頗長鄭階草梅花臘
正繁枇杷冬不槁延清北牖多偃曝南榮早詎離人境
遠未覺吾廬小但恐叔向尤敢煩張老禱

眞州相國八十年生辭同人母與爲壽賦愛吾
草廬詩以見志謹次一首

福壽之庭世所稀

福壽庭者公以
上所賜福壽二字
榜其里閭而名之也今揚人皆稱公

里爲福
壽庭

仁壽之橋或可齊

九重當日寵公歸二字自

天皆御題今年還爲開綸扉定有賜書降紫泥而
公曾正抱化機看戲海鷗弄天雞宅心太平夷微希如
春著物無寒淒視世獨覺道勝肥但愛草閣二間低五
柳則是桃花非小築却占西湖西吉祥止止方來依六
鑿無擾和天倪

再和

寒鳥得過毛羽稀朝菌敢望椿年齊賤子罷官昨來歸
若牛解豨馬摘題惜不及早返故扉尙爲世沾如絮泥
安得一椽遂息機容我搔背牧豚雞此間公里夙仰希
亂後氣已蘇愁淒况復水甘土沃肥道橋更喜不窪低

寓公作計何必非卜居未用尋竹西春風茅屋來公依
意欲畫之情迂倪

三和

東園梅花昨尙稀西湖楊柳初未齊春風亦如客報歸
一緘密寄先封題今來次第開寒扉已有鳥呼滑滑泥
達人觀化悟其機嗟我何獨守甕雞不敢望公心實希
但恐六十氣颯淒玉池有水灌不肥惟當得路隨高低
便與齊物泯是非從公杖履無東西公如古佛我皈依
視我顏色常嬰倪

附原作

人生八十古更稀古賢論德難與齊林泉田舍天許
歸草廬安得高棖題四間新構杉版扉草簷竹窄塗
白泥繩牀愁夢心息機耳聾不聞犬與雞此間佳趣
得幾希紙窗况無風雨淒春初梅瘦麥葉肥松竹下
壓香茆低茶隱求是酒則非夕陽又傍桑榆西萬條
楊柳春依依絳老後算誰端倪

又和湖光山色阮公樓詩五首

曉帆古渡

陸地化爲湖渡湖人自去不知錦帆來何處隄路換
作布帆行一一樓前度

隔江山色

樓外卽見江江上復有山一幅米家畫妙在煙雨間誰
云不過江登樓山自還

湖角歸漁

全湖不可極割此一角收落日滿湖西時有唱晚舟去
遠漸不辨點點如散鷗

花莊觀穫

東南近豐稔揚浙俱有年爲農計亦得恨我歸無田願
作花莊備分此一笠煙

夕陽歸市

多庸言卷十一
四
古者立爲市所以通工農交易卽以退各散還家中抱
質而婆娑陳衛不足風

卜居旣定數日甚閒寄友

卜居仍近市庭戶有餘清目定見花態耳聞聞水聲漸
能堅道力惟覺樂人生寄語同懷子母勞繫遠情

自嘲

朝市山林兩未諧賣文爲活亦艱哉斛斯老去渾無賴
王式當初肯不來夏屋卽防於我歎驪駒終恐爲賓催
罷官末局多如此不用旁嘲已自哈

寄江右友人

江淮阻千里子我各飄蓬東閣愁何遜南樓憶庾公酒
懷應不淺詩律更誰同好在逢郵使時時寄遠筒

詠闌天竹七言十六韻

一作二十四韻今仍附錄以雙行小字別之

一叢曾爲種琅玕又值陰陰歲暮殘已歇衆芳深院寂
獨餘孤實晚庭寒移經西土分根遠植向南軒得地寬
白白花繁開夏早青青子細綻秋難爲防鳥雀偷窺下
故插荆榛與擁攔葉底低垂初作穗枝頭密綴漸成團
多時月照牆陰冷幾夕霜添屋角乾壓架俄驚懸的的
隔簾頻喜弄珊瑚綠珠化去辭朝閣紅拂潛來隱夜欄
亂碧四堆棲赤雀流霞一帶繞青鸞
分明釵鳳鈎梢骨歷落燈蟲果粟攢豈賜仙櫻來禁籠
莫拋怨豆落歌盤支扶荔子駢頭重擊破榴房齧齒酸

日靜無言假翠倚
雨深有淚瀉瓊彈

豔姿映雪逾明戶弱勢歛風慣掃壇

偶亂池星添錯落乍籠堦霧失迷漫一痕凍碧還凝紺

數點枯黃賸暈檀多伴禪房依砌下每逢野店傍籬端

也宜齋檻低翻席或有官墀近拂冠

封蠟護持須愛惜
委蓬零落漫嗟嘆

憑搜綺剪分披覓
耐供荒瓶久貯看

春色家家藏旖旎冬心歲歲致平安

石楠枉着相思子秋竹徒歌有節竿記取松梅三友在

新圖別與寫檀欒

關天竹羅漢松蠟梅近人亦
稱歲寒三友有畫爲圖者

客有拈得二題要余同作戲應之

鵞鶴

鶴兮何來潔白撒羽翮已全格相兼令威魂醉東海骨

子晉氣帶揚州鹽堦前螻蟻正相慕天上鵝鴻定汝嫌
不須矯矯矜獨立直恐未得爲雞廉

蟹螯

持螯散罷酒燈後接翅黏看粉壁餘却使滕王怨解系
翻教莊叟夢相如雌雄誰能更知汝肥瘦正好使說渠
料是草泥行不得故來花底活蘧蘧

尋詩

尋詩偶出逐春行景物新奇眼倍明笑矣乎開風正過
鱗之而長水方生南華莫悔曾經讀爾雅還愁未識名
最愛放翁多巧句不須屬對倩飛卿

小香姪藏張文敏公墨蹟

元家文敏趙王孫衛恒弟子真逼人明家文敏董元宰
一笑簪花還絕代我朝復有天瓶士三文敏正如鼎
峙書家諡法豈有例一代一人亦可異公書已盡玉虹
搗當時搜括無遺篋零縑斷楮縱復留餘者人間碎鱗
甲此冊却從何處得四紙硃光真蠟色恐疑宸苑供奉
本散落還由內府出阿咸持示眼忽明意欲廣之補孔
刻安得珊瑚林與雙鉤更倩梅溪爲上石

燈節

十五看燈琵琶街如山不怕人擠挨舞魚走馬羣兒出

起領受風露清

菊譜種類繁此以五月獨短枝不甚高小朶能豔目多

抱潔白心幸賜緋紫足似知避正色不敢著鞠服五月

紅白紫三種而獨無黃色騎陽欲困汝恐汝憔悴速升之籬落間列

置盆盎屬喜無啾唧悲時有婉孌宿此卽汝秋時莫待

霜信促

玉簪如白鶴項腹乃宛然翦翎丹其頂勢欲飛翩翻聞

翦其花小破之爲翎綴以紅絨爲頂真一鶴也百合一黃蝶鬚翅生若全採之

插鬢傍顫顫搖釵鈿我老愛惜花兒女亦可憐焉能禁

攀摘放任一笑前尙看未殘者掩映晚籬邊

貞觀却枇杷手詔辭遠使天寶貢荔支尤物爲世議乃
知玉食家不敢致一味我輩獨無禁日啖得恣意二者
熊魚閒平生有兼嗜可惜絳繻仙莫遣南海騎盧家一
樹金纍纍慰渴思

梓漆收百年梨棗比千戶富旣不可求壽亦自有數不
如取目前隨意無必固我園雖小小略備四時具藥殘
蓮已紅菊盡梅還素此花有代禪我心無還住勿作後
日計多爲他人故

梧桐葉葉大檉柳枝枝長移栽近前庭可愛夏日涼東
軒有二桂補植亦成行西院獨偃仄不能受朝陽仰首

見鄰竹陰陰覆我牆
風來忽露影雨過似聞香
意欲買其園便可規
作方不知主人誰坐久亦與忘

雜花半無名秋色亦自鮮
留之慰晚眼瑣細羅階前
中有不花者欲奪花之妍
偏宜蝶去後最好雁來先
凌雜亂無次離披紛可憐
風折葉仍舉霜倒根尙連
物賤則易生疑此理或然

我本弄田兒老作灌園翁
已復富花木尙想多稼同
便當乞籽種栽此半畝宮
疏曲引畦水選曠招野風
看抽春苗碧得結秋穗紅
后稷與相道神農爲持功
似聞兒童語竊竊笑乃公
兒童汝勿笑一粒要自供
且欲試筋

力知我未衰慵

客飲有嫌酒薄者戲作解嘲一首

客飲主人嫌酒薄我謂主人酒不惡緣知諸客非解人
試聽我說一笑新不見今人飲酒始飲旨古人飲酒原
飲水頭上花枝落卮裏牆外秋山在杯底月下無人邀
自來壁間有蛇驚欲死若非徹底見澄清安得分明有
如此我昔不飲今則能一蕉試盡亦可勝不須更較魯
與趙正有齊晉如淮澗

讀詩

二南夫子有教旨不學應蒙面牆恥我觀二南皆當學

欲學須從召南始野有死麕包白茅女有懷春誘吉士
吠虺不敢微波託特申禮防以自矢漢南游女不可求
我自難犯人自止不然女往士曰觀江漢幾如鄭溱洧
二南氣象略不同周召分治或應爾兩篇女皆有士行
正是柳下魯男子

周南坐懷不亂
召南閉門不納

除夕子秋送菊

吳生異事誰聞有除夕看花作重九此花問從何得之
張家公子爲我取特教遣使春前來更勝頻年雪中走
已令掃室視高下趁與連盆供左右細看莖葉有小異
未信根株此能後獨放偏當冷圃餘重開可是殘枝否

尚舍秋氣斂藏多定閱冬心護持久唐宮桃杏都成卷
晚歲松梅忽添友非時亦正好爛漫此意知原爲衰朽
安得於閒果置我與駐丹顏齊白首菊二盆一丹一白爲貪看
影催上燈故愛嗅香攜近酒明旦應添甲子書今宵要
伴庚申守

奉酬錢星湖

儀吉給諫二首并引

給諫爲一代古文作手詩亦高格不妄許可余前
在都時雖曾識面未交一語及給諫游大梁亦未
通問乃千里投贈賞愛若此能無知己之感與

夫子古文行我法作詩一例將毋同固應於道得觀妙

要亦因書能立功，叔黨何曾稱坡老。誠齋本不如放翁，可憐小子愧家學。棄絕雅音爲變風。

長安別後無時見，爲問起居近可佳。君出飄零到梁汴，我歸留滯阻江淮。移來太室供驚眼，瀉入黃河見愛懷。眞有此生知己感，相知何必定相偕。

附原作

百千萬面同一性，性海出詩同不同。開眼見天須自悟，尋方問路莫爲功。人知長水有文盎，我憶鹿山承

籀翁

自註從兄百泉檢討籀石先生子有鹿山老屋集評者爲於籀石齋集不規規在形似之間

更看吳詩證離合，陋從句法溯家風。

自註王國輔塵史論杜詩余不

以爲
然

集中瘦句似誠齋詩到誠齋孰見佳百丈孤藤裊深
壑三秋明月落清淮前賢苦淡曾傳畫之子風流必
抗懷半刺未通千首讀望京焉得與之偕

給諫寄詩
時猶以余

在都門而不知已
南還也後始達到

次韻答脩伯二首

老來強半屬忘遺論不能高每益卑噴有煩言吾欲戒
了無疑義子何思潛夫獨肯過皇甫處士休猜隱戴逵
多謝蓬門頻見訪未能作答愧先施

春山已作綠堆簑紅素霏霏欲晚何聞報桃庵開尙好

出飛蘭漿去應多且憑上已同追賞便倚平山一放歌
莫以微官傷寂寞思歸苦說故巢窩

笄江上山人仿趙文敏墨筆蘭竹爲何五橋秀

才題

國初畫手誰最誇同時三老各一家用長舍短有能事
不相師授不相加山水無過清暉閣暉老遁而花卉託
笄公又欲避南田墨暈能將五色奪一蘭一竹筆不多
主孫鉤勒法如何百年紙色古慘淡若有風露含枝柯
何郎示我要鑒別斷知鸚笑齋中物鷗波眞跡不復見
此一幅可數金直

潛園主人山水畫冊十二首

水流亂石間雲出深樹裏小橋無人行孤屋有煙起前
林隱疎紅似欲開桃李生意入微茫妙得春氣始

石田明一家畫獨守元代潛園試擬之似畧參朱派山
來有夏意已作如滴態妙於不設染中具蒼翠在竹色
靜清幽梧陰淡深藹茆屋誰家子開戶延爽籟正是晚
涼天散步疏籬外

元末四大家仲圭獨沈著世稱梅道人多用潑墨法向
惟王崑山能事見分洽潛園此幅意深契正與合嵐氣
鬱陰森樹勢暗叢雜微藏樵徑通半露孤亭插

日落羣山遠風起涼波早
征人倦前發寄此江上權待
月殊未來聊可展清眺
回首定何處應指黃陵廟
麓臺學大癡頗好寫秋寺
取境在蕭遠刻意出摹擬
一變換流媚初展殊未似
林紅豔欲飛山綠淨如洗
樓觀壓高空水石激清駛
惟其不似間是以有此理

天色不在山風勢已來
樹黯黯天路陰激激水波
語意在未雨先不知雨何
處惟見山下人曳杖急歸
去

潛圍初學畫自謂師董源
中年乃小變出入三三三
端數筆何蕭閒寫作鴉翻
翻清笳起古戍落日空寒
百縱樹若呼集投林各知
還惟應征途人識此幾點
斑

太空挾雷雨孤晝生陰寒杳冥不辨樹黠淡自成山但以水墨染不用青綠填是爲房山法大小二米間

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枝此是杜少陵重過故斛斯無人感寂寞賦詩弔亭池潛園畫此日未知此語悲但取荒率意與證畫理微我今一回首重爲潛園思

兩山作遙對離立互賓主賓者若拱揖主亦如盼顧豈知經營始匪直爲山故兩山不合間山外見浦漵漁艇息悠悠遠勢獨有取

雪林本高人用意不在畫正如王右丞脫略關荆外應出三品上自成一家派陋哉刻畫子擬似到形態樹勢

取臨風石法用折帶幾葉摹寒林一水寫荒瀨中有無
筆處解人獨意會

營邱粉本圖畫雪獨一奇後世減省法乃以意變之水
天空濶處全用淡墨施留白作雪地規出林巒姿潛圍
畫此幅亦不設色爲細觀有可愛正在殘霽時晴光已
浮嵐餘點猶壓枝前林有幽人似出爲尋詩

耆介春

英

制府以善草書名都下前年出爲將

軍會勦海匪督兵汀左寓妙相寺以所攜唐楊
右軍草書日臨成冊頌以寄題爲賦一首以見
羽書旁午之時而有此整暇也

明公草書天下覩明公兵略誰比數去年有 詔命平
淮走馬南來共開府燬火全飛白下城鼓聲不隔黃天
渡羽書旁午正倥偬翰墨蕭閒仍雅度山陰未就道士
館秣陵却借僧人寓可知名將總風流應得翩翩令人
慕嗟我書生不力學乖合翻拘過庭譜年來自覺無好
懷得志得時難一遇舟中蘭亭只空載趙文敏蘭亭四
跋皆舟次書
袖裏當陽亦閒貯有得當陽帖者常納袖中後與
宋老生戰敗甲棄而帖不棄況今
病臂如世南青藍得見神先沮不敢爲公續其終聊說
東坡未暇故

病起

人生幸事有如許九死之病乃復愈妻兒走看喜欲顛
朋好傳聞疑尙誤却思此疾初來時漸漬浸淫如水注
卽今欲去自不易潰溢橫流若崩土萬事從來在大創
當時一誤因循故朝來扶出行庭前正似樊籠初放羽
蕩蕩空宇天爲高忽忽輕身仙欲舉或云此事有陰相
自分何修蒙福護百年大雅中微缺花鳥江山久無主
造物似欲留我在故遣餘年得偷度此後惟應日出游
看我逍遙到杖屨招尋社客伴常攜戒飭家人事勿與
憑此流連一物身仰謝彼蒼酬好句

小兒

讀書聲裏罷翻瓶下學同來戲滿庭
倒甕捉將紅子子持竿網得綠蜻蜓
年年見汝年隨長事事思予事盡經
行樂爾曹須及早催人急矢幾曾停

邵魚竹同年自杭過訪將有山左河南之行

時

案坐罰金者二百餘人邵亦與焉

自聞此事我太息思諸故人情不極
邵子孤舟昨來訪邗江相見語悲塞
念君得罪早罷官塞外歸來家立壁
空囊未足謀一飽萬金搜括何從出
君言此事豈得已閉門坐困還無益
亦知終遺子孫累所望能周朋友急
炎天六月火雲蒸道路憐君須觸熱
人生不信多坎珂

世事何堪愈隘窄欲改南山不可移

謂部案

待迎東海誰

能激枯魚空有出入戒窮鳥未知投止擇登州太守望
君久且爲解顏留數日大梁西去見錢老

星湖給諫亦以此案坐累

爲余兼致遙相憶

聞詔

詔下忽傳收昨旨喜瞻日月仰臨軒九重聖主原
從諫左右當時實未言此日回天應歎魏有人破膽欲
驚溫盛朝刑賞終寬大清夜惟教心自捫

介春制府復以所臨晉唐草書數種寄題

辱公許以文字知爲我於書粗辨之我今罷官正好學

一嬾常被時人嗤念公官貴萬人仰乃獨有此蕭閒時
自聞前年到白下供帳諸不費有司惟有日給五斛煩
踰糜退筆有高鍾岳阜流墨欲盡元武池一揮動百紙
官吏來奔馳登牀奪取自不禁打門求索都無辭卽今
江左本無事正向東南好臥治時清身暇其實信可樂
爲政風流應若斯書來寄我乞我詩我思於公更復何
贊詞草書自是一代奇不朽傳世夫何疑

又草書丈六大字

我觀公書無不有奇而奇之此莫偶想當礚礚裸衣時
兩臂蘸盆肩擔帚仰空睨視起一掃入石痕深三寸透

建旗阿房可結體倚劍崆峒知在手分我一紙意驚絕
屋小檐低張不得翻疑昨夜風雨來亦似滿城神鬼入
待借元龍百尺樓爲公展看海天秋於今且可牢置篋
黃金閒鎖黑螭虬

寄張同莊

珍泉

長安少游日與君初定契同住斜街館出入見情義自
我再北上君行乃出吏中間三十年彼此兩無帶消息
都不知詎曰谷風棄惟聞出塞行萬里玉關地於時有
羌患四出戒嚴備大將各開府花門急星騎子荆延入
幕元瑜屈掌記書生事戎馬亦是平生志邊塞寄書難

多唐詩卷十一
鬱鬱苦懷繫前年我南歸邗江久留滯傳聞始知君亦
在秣陵寄思游白下山同訪清涼寺痿廢已不能此願
定難遂惟當問佳勝時時致郵遞

棣園

并序

園在國初爲陳氏花園甲於揚後歸黃改駐春園
再歸洪改小盤洲今復歸包改棣園以兄弟同居
而名也蓋已數易主矣主人有詩卽用前乾隆時
人題陳園詩韻頗述前事同時和者數人余亦次
韻一首

揚州諸園好林壑不惜黃金縱揮霍幾年花石費採買

平地山池出疏鑿，棗園初自陳公來創始。其人雄且犖，

芳苑幾思擬。上林綺樓真說齊，三閣匠作經營久始成。

客來出入常愁錯，前者無窮意未已。後人有力還相角，

駐春園中一改觀。小盤洲又加重拓，洞口多栽未見花。

厓前正種長生藥，何期吹劍只一映。等是卓錫難立脚，

百餘年間數反覆。園今猶是人非昨，且修舊檻與呼魚。

好葺新亭待歸鶴，仙居已起高樓觀。野景宜添小村郭，

知君兄弟最能豪。一時要共爲行樂，孺子况解歌滄浪。

佳人何殊戲宛洛，

園有滄浪亭及池可泛舟

當前正得稱意，遂及早

惟應放情託翠羽，游鱗候管絃。春風夜月須杯杓。

主人約游棣園復用前韻一首以致意然不以示主人也

此身只合置巖壑有興常思入廬霍卽今無着見兀閑
與世不入爲柄鑿衆人視我真悠悠我亦自覺徒犖犖
獨教終日閉閒門亦有三間支草閣病軀不出轉小適
故里未歸眞大錯且栽數竹就庭陰正放一花當屋角
粗願易了足瀟灑嬾性難除仍落拓魚饑却待起傳食
鶯囀還催出曬藥總因一室爲關心更向何門求插脚
尙憶揚州三度來回首廿年如隔昨會過洪園一看花
重到康山再觀鶴邇來久不訪東原昨偶一思尋北郭

亦知棣園有賢主不辭相約爲娛樂芳林未得偕游鄴
金谷何由陪宴洛衰年只有安居好貧巷原無富鄰托
谷隱巖棲尙自慚終思一去就瓢杓陋巷無富鄰平安
庶可倚阮相國和
余句以余居
安家巷也

松泉有和余前篇身世之感略與同者復爲答
此一首

君才歲晚老澗壑眼看青春笑衛霍常時過我必深談
每聽言之甚鑿鑿今晨還示一篇詩意愈淒清詞卓犖
正似竹西聞水調不比梅吟咏官閣爲憐此地向繁華
倏忽年時幾代錯鮑昭一賦未爲悲每聽秋城隱笳角

謂前年
夷亂

豪門散盡華裾曳綺席收殘金戟拓古嶺惟餘

史部梅空衙久閉韓公藥園亭今剩幾家在多時不出
愁腰脚自傷流寓少人知益覺容顏變昔昨嗟余亦是
一殘花與子堪爲兩病鶴聞言那不爲沾衣欲去惟愁
少負郭願君且緩千古憂此地猶堪一日樂漫說金仙
亦辭漢不到銅駝便見洛歲晚唯應共歡笑客中且得
相依託明年倘可便回舟待報梅花開木杓

木杓灣多
梅花舟行

所過
處

吳氏一家稿

笏庵詩
十二

錢塘 吳清鵬 程九

癸卯

鎮洋山圖趙介亭

日煦

太守牧太倉時屬王椒

畦孝廉所繪其子祖玉司馬出以屬題

愚者狃近安目前智士獨先憂未然世人不識此圖意
但賞一幅清而妍豈知太守昔宦此攜客日涉山之巔
鎮洋自是舊海口茲山兀起婁東偏日出下瞰見洲島
風利時吹聚船舶元時六國馬頭琉球日本不在外但覺浮散
如點煙萬里一線走沙水斗杓下指同回旋元明門戶

最扼要國初於此猶籌邊

備明魯王

山樓遺址久傾廢海道

故跡屢徙遷會有不急敢輕議正是承平二百年當時

我一到公署公爲陳說形勢便尙思留住理游屐悔不

少待梅花天

山旁多梅

自從公去世多故亂後回首空涕漣

事到焦爛始大悔誰記新突諄諄先東南半壁忽殘破

上下千里無完堅此州此山幸無恙定知呵護公所全

戲簡家淪齋

其濟

中丞同年

前年得君書自楚滿紙殷勤故人語去年書又自楚至
數行慘淡蒼生淚君方爲國我何言要君知我老可憐
君不見三人作龍同一雲雲龍相逐舊相親於今龍首

上天去龍身蹉跎不得附謂凌東園同年臘有龍尾蟠泥沙不能奮飛化作蛇虺其肆矣奈何嗟

黃霽青

安濤

前輩自嘉禾來揚訪余投詩二首

因憶今春星湖前輩亦有詩見寄衰年病廢門無一客獨荷諸老輩拳拳之意爲可感焉次韻報之

故里未歸去淮揚猶滯留投詩感籜老臥病憶禾州

星湖

前輩嘉興人爲籜石先生族姪

枉道高軒少閒門獨屋秋何期荷佳贈

重與散清愁

高人不可及夫子大名傳張翰歸吳國王維住輞川寓

公還作客前輩獨能賢倘許偕來往須成一老緣

次韻八兄見寄

漢時龔邴最先機後者同悲事日非蔣詡亦還家臥疾
陳咸并召子來歸秦亭山繞西溪樹揚子江通北固磯
兩地俱堪卜棲隱待君商畧欲何依

附原作

此身於世久忘機無奈人情有是非六十已衰宜可
厭四時行樂不如歸近聞海上新開市未占江邊舊
釣磯老去弟兄能幾見自須及早覓相依

謝友人惠橄欖

汲黯少戇寬饒猛初記東坡會說茗不知魏徵殊斌媚
放翁愛筍亦能詠我今乃復見此果又恐筍茶難與並
辱煩遠道爲採擷却許淺人猶解領君看衆果多可意
何異諧臣工媚佞君遷平仲只虛名况說榼梨與桃杏
先嘗但愛競時新多食偏憂積滯冷此果從來不適口
天與森嚴諫諍性未妨酸略有梅意正使甘還非蔗境
我生飲食初不擇嗜好猶知別邪正自經世味飽肥濃
未免胸懷生鄙吝千里囊盛豈無說思君有旨何其永

和東坡先生荔支三首

并序

先生和會仲錫蜜漬荔支詩二篇定州東府作也

意以代北無鮮荔欲得一至南海不意遂成詩讖
至兩押刑字固先生因險見難之意爲和三首敢
與先生鬪多哉五行一聯或亦可不趣韻耳

流落先生跡限萍荔支丹候髮星星

先生詩荔子
丹時吾髮白

徒傳

紫白多名字似覺楊盧少典刑雪浪齋空滯東府絳繡
仙遠阻南溟却因遷謫成詩讖百顆嘗鮮得未經

瘴雲蒸海上紅萍側挺橫生候驗星紫帕分柑應奪寵
綠衣嫁橘好觀刑薛能但說會聞座王逸何由得泛溟
我亦天涯難遠致色香再宿不堪經

白花吹絮亂春萍綠實含苞錯曉星四月火先催夏熟

大山荔
四月熟

五行金不受秋刑

中元荔過七月卽不可食

塵飛自昔供南

內水遞於今罷北溟貞觀枇杷同却貢禹庭橘柚獨垂
經

又和小圃五詠

并序

先生中年深於禪理自謫英州後多究於道家之
說小圃五詠亦養生事也馮註斜川集有人參枸
杞二詩雖不同韻亦五古體必同時所作地黃甘
菊薏苡三首惜已不傳余謂先生與過和詩多同
韻此不同者豈斜川別有作耶抑人參一篇禰字
韻不可復和耶且只二首果失傳耶又或本未全

和耶是亦斜川之一缺因補成之然亦只和其韻
意則有和有不和亦如先生之和陶耳

人參

瑤光散星精至寶潛地底靈苗無根源正似芝草醴生
氣更休王山阿隨託體變枳非橘性誰使越清泚遷移
失故土出嫁遠涕禰焉能更結子十稔不一米

今之秧種參結

子皆不精綻惟根株易大以土性鬆浮也
使遷而益南則并不花實矣亦變枳之異
鬱鬱五原上
風雲司閉啓百年發洩多創挖盡萌柢回首望佳氣憂
來淚如洗感憶 橋山駕 堯顙瞻拜稽

再和一首

玉函出枕中神藥探袖底服食多所誤飲毒如飲醴人
參信多功虛強必辨體嗟我敢輕試喘汗正如泚阿瞞
殺華陀有恨實過禰不傳青囊方空養紫團米幾年收
寸金包裹久未啓重湯待煎喫誰與究根柢良藥無良
醫沉痾何由洗願飲倉公池師事九頓稽

地黃

本草註曰華子云取生者以水驗之浮者名天黃半沉半浮者名人黃沉者名

地黃其沉者佳今概稱地黃矣驗之亦多沉者豈天黃之輕清轉不易得與若人黃正如人之浮沉於世不足貴也

也因推此義而爲是作

爾雅釋地黃不名天與人自聞日華說知備三才身上
品當昇天服之羽振振次爲地行仙亦得度千春焉能

溷人海煎熬迫釜薪誓當求大藥煮用一味醇炮製不
 須古蒸曬費艱辛先生詩所言古法也今則以酒煮後取九蒸九曬為良作甘去
 其膩養榮實上珍已書乞懷縣或載來蒲津十斤倘寄
 餉先期滌甌塵

枸杞

枸杞逐地生顏色甚鮮澤不救貧士飢只度仙人厄正
 恐寸田內種此自生棘一名枸杞粵俗好蠱媚歲歲廣收摘
 徒見亂櫻珠未覺長蒲節先生復何取栽植到此物嘗
 聞攝生家不食戒行客一宿償孽債百年泡枯質慎毋
 使羗吠夜撼驚鈴索白髮尙可變衛養在謹疾

甘菊

菊種七十餘花葉並娟好向來餐英客多借却衰老可
食實惟二白者入藥草花大莖葉粗歲壓霜籬倒性味
極苦寒明目可一掃黃者乃甘和小綴星星寶釀酒發
秋馥點茶助春藻採擷及芳鮮儲用待乾槁農經無解
人恨坡亦不道惟有石湖翁爲汝辨之早

薏苡

伏波善論兵頗亦師張良獨未學辟穀跼墮晚自傷薏
苡雖得多初不償所亡先生謫南海爲計固不長發揮
借草木調笑蠻荒苦詞謝橄欖冷語酬檳榔獨愛比

多...
芙珠欲與充菊糧彙開卽見米罈發似聞香炊爲甜軟
飯一換芒角腸歸裝尙可載恐復疑夜光

次韻修伯奉陪其外舅霽青先生探桂之作

自世間我病疑我遂作古豈知我未死尙復客淮浦正
如箔上蠶未盡一絲吐詎免爲謀生終是不善賈常恐
此邦人竊竊私指數秦已大索客楚本非吾土幽獨賴
君家鄰接近衡宇相去不一里相就無百武頻來慰我
愁發興爲一鼓我時或忘客君亦不問主視我爲老輩
伴我作閒侶新詩出懷袖高論振犀塵亦小有異同每
多未聞覩響應已捷報角折又連挂卽此美裙屐况肯

輕圭組昨聞花間游幸及秋未雨洗竿酌婦翁長揖不
猶愈頗亦念老子一健莫同賭小山負前約斜川須後
舉余和此詩已在
冬月故有此約春風送暄暖當爲踐此語既往不可
追歲月如急鱗

又和修伯齋中盆菊

揚州經亂後諸園闕無色尙聞傍花村寒花吐幽寂當
時種千畝有地今如席空餘傲霜籬無復冒雨屐我病
久未起不出感嘉月朔風昨夜來庭葉走策策幾家盆
盜問牆角委拋擲而我亦無計留此孤根植君詩忽起
我有愛與同癖旣苦被花惱又欲爲花惜不怨螻蛄辭階

非悲蟲咽壁獨笑胡伯始出身無此格况說李林甫稱
壽頌其德此花有家風姓氏自清白莫遣諸品流同挂
柴桑籍

久病不出獨坐無聊感念昔游思成今會復用
脩伯探桂韻以簡脩伯

君意有真處高誼每近古我病無已時積思如隔浦寸
步尙難就一語何由吐閒於退院僧冷似閉門賈靜中
闕世人如鳥過可數平生所親愛零落半歸土獨子甚
英妙秀色在眉宇我喜識孟嘉世肯選何武明知不得
已逐衆踏衙鼓可惜廿年遲不見題襟主

謂曾賓
谷離使當日

此來游大半辨談侶並好竹翹冠各捉松代塵君翁時
在座衆目最屬睹我亦出偏師短兵費格拄終謝讓先
手寒機窘纂組誰能復古風且可集今兩巷北期畢曜
城南會郊愈日來有寒意天欲一戰賭踏雪豈不佳圍
爐便須舉臘酒勝沽春唐花足解語不用打冰出冷放

秦淮艣

遲修伯和詩不至復以一篇促之

賦詩須一豪不必遂千古飲酒取一痛不必定東浦從
來老坡翁二物辨茹吐勿謂我計較有見如市賈我往
已三答子來未一數願子毋自忙擾擾口生土

修伯來書語

念我常子望翹翹首仰宇帷房閉新婦自笑固不武刀
槊戰大敵雖衰猶可鼓四時不我與花月要人主坐看
春水泮鴻雁始賓侶倏見腐化螢已過角解塵一陽今
萌動萬化更昭覩小園感節物扶杖起獨拄正有玉梅
枝垂垂如綴組故人不共賞明夕悵風雨茆檐與官閣
彼我竟誰愈試抱雅琴來各出勝注賭奪任錦袍得罰
必金谷舉江郎非盡才阿戎可共語子我去豈遠先後
較一舫

水仙二絕

一瓶花供坐經年又過黃梅小雪天可愛水仙清絕甚

換教銅洗養寒泉

小窗時有月來尋正是昭文不鼓琴何用出門同一笑
天風吹海入衣襟

曉寒方甚有婢來報盆中桃花開矣余以爲誤
或是梅耳余妻往視之果桃也因使持示花葉
無春意實害中物適樽兒外至問之果新買歸
者戲爲易置舊處將以給家人也乃相與一笑
而記以詩

廣陵幾日花出窰先生欲買愁無鈔

近俗稱
錢爲鈔

空階何以

慰寂寞異事忽聽小鬟報桃花已放紅碧枝喜動先生

春滿抱心知其誤必有故花瑞花妖亦難料寒天特賜
緋袍來昨夜誰吹玉笙到細看冷色帶憔悴不是仙姿
發華曜老妻錯認還疑眞小兒作戲聊可笑若教人面
能常在先生六十猶應妙

孫瑩泉芝泉昆季自徽來訪余於揚蓋三十年
交也當時實有鮑叔知我之感今幾不能自衣
食矣二子皆篤誠君子不料速貧至此爲留數
日而送之歸且贈以詩篇中皆紀實也亦見余
之多負爲可愧云爾

二子一寒乃至此仙女廟前相識始當時君家頗有餘

與我情親古莫似迴山倒海色不難覆雨翻雲心獨恥
於今不道驚何速潦倒容顏慘不喜實不曾逐浪游子
又不好作豪俠士日夜經過李趙來死生結納原嘗比
更非兒女太憨癡胡爲眼看黃金化如水自從君翁辭
世去忽忽纔經十年耳使我負報慙任公令我聞歌歎
蘇子用東坡長安驛舍事歲云暮矣天正寒裘褐無完誰料理且
爲握手一相煖明當送子還鄉里君不見昔富今貧古
有之一簪之資猶可恃

俞康山布衣極喜余詩欲得一篇爲贈且云將
以附名焉余戲之曰皮之不存將奈何旣而仍

以詩應之康山名侯婺源人能書畫

嚴武句邀編杜集王詵名獲見蘇詩也因二老原難朽
故許千秋與其垂君且莫思蠅附尾我還未得豹留皮
一篇相戲休相惱此亦詼諧絕妙詞

除夕和東坡先生三首

饋歲

此舉本歲例聊託盤飧佐有辭旣曰饋無處豈云貨我
獨好簡世放禮輒自大世亦似忘我誰復念僵臥老妻
感佳節置酒爲暖座人事方織梭天運欲轉磨尙賴有
此設亦不虛所過且呼兒女集共出笑語和

別歲

我欲留歲住歲去不少遲不如留我住得與歲相追歲
去雖有盡歲來自無涯但使我常在終復有見時中堂
具饌宴魚酒亦美肥我起送歲別臨別我不悲明年倘
有我還見歲我辭歲亦竟不住我亦竟不衰

守歲

人生何時了逐歲如畫蛇既了莫添足無地容藏遮而
我猶戀戀可奈今夕何且欲喚阿戎來共笑語譁列座
添蠟炬扣門聞馬過不學杜陵翁四十悲景斜况說東
坡公三十憂蹉跎明年五十九我老猶可誇

甲辰

次韻八兄留智廟除夕見寄

我昨辭京邑秋風吹袂寒君今出爲守歲暮駐征鞍南
國人俱老兼謂諸兄西江路幾盤經過應得見只不共漁竿

送別八兄之任撫州

自得君書與我期喜君不久歸有時豈知萬事難預必
却來此地成此別官程有期不可住挂帆今日送君去
江空帆遠望不及歸來自忍淚如雨路人還言見君舟
昨夜獨宿江邊洲前有月不忍看見月只欲思揚州
滕王黃鶴何時過夜雨寒燈休念我王事賢勞君尙能

晚居安樂吾差可君心豈是旁人知江水有言曾鑒之
釣磯舊在猶堪理知君不肯負前詩

題鄭荔薊

士彥

司馬瓶隱圖

鄭子有幽抱邗江初識時示我瓶隱圖中畫青蘭枝空
谷眷芳質寒泉薦清姿虛室藹靜晝幽馨發流颺無言
鎮相對兀坐如有思豈念屈子友欲學顏生師所寄固
已遠但可意會之我正懷素心聊與鄭子期

觀琴塢前輩令眞州時種桑圖遺卷并其詩感
作二首

爲政有遺愛百年惟見公齊民今尙感良吏古誰同觀

畫可知意留詩待采風祇憐後不繼空此抱無窮

鎮遠千章榭

鎮遠太守凌泰交嘗勸民種榭以飼蠶多獲利者曾與余言其法甚詳

眞州

萬本桑斯人俱已沒此意不能忘吳地論園貴

東坡荔子詩拈

春先斷樹買夏欲論園吾杭園桑亦先時拈買葉貴葉賤視歲爲消息也蠶時計月忙西湖

種桃柳可惜學河陽

魏銅熨人熨斗歌

欽有太和三年字據沈魏廬太守定爲曹魏時物

漢宮移得金仙入一笑劉郎茂陵客豈知鄴水早秋風

眼見芳林日斜急明帝闇主那得明信邪用讒多巧傾

冠裳倒錯置不問更望美人熨貼平鄧何自是妖女子

阮籍咏懷詩有妖女句似指何晏一輩以其好爲婦女飾也

只合尙衣充侍使乃祖

香履自可憐後代粉脂仍未洗此斗當時亦何用正作
金塗嫁奩是炙手炎炎勢已成柄落終歸司馬氏定知
辭出魏宮年亦有銅人淚如水

讀王夢樓先生傳傳爲姚姬傳先生作述先生
未第時從全牧齋周海山兩先生出使琉球事
甚詳時先生家遭離亂其孫祖芬僦居邗上出
以乞詩感而賦此

先生名早外藩知有家今乃被燬之傷心爲讀者舊傳
夜雨燈昏不忍披轉憶琉球奉使日正值 乾隆全盛
時恭頌 天詔來宣示爭道神燈有護持書生並抗分

庭禮島國多傳帆海詩此時外服皆賓順此日中原少
出師已報漢家遙度幕不煩周雅頌鳴岐豈聞煩歲連
兵火焚掠到處殘城池豺狼滿邑鴻滿野逃亡散出歸
無期卽今不戰務休息尙有失所哀流離欲假陽和出
幽滯待傾滄海洗癡瘕感時撫事爲賦此大江回首來
悲思

有自都門來者言陸小雅侍御近益懶於事期
會皆不赴惟閉門獨臥手余詩一編以消日余
聞之曰噫侍御殆有甚憂焉姑託於此云然耳
豈以余詩真能消日哉然亦見其相愛之甚因

寄一篇

經年未枉故人書聞道朝參益懶如獨閉閑門枕肘臥
手把余詩苦憶余萬事於今更何說我欲高歌代哭泣
是間有曲無人聽非君知我誰能別君心與我俱可憐
別來愈覺非從前不睡何由消永日將詩或可送餘年
眼前花好俱開過辛夷辛夷奈若那且寄一篇惱君意
擊碎珊瑚爲我和

附小雅和作

故人書來懶報書昏墮醉夢意弗如惟有先生詩到
眼似聞起起聲呼余先生詩亦無所說但可歌處皆

可泣天人茫茫消息微只在詩中誰識別乃知先生
正可憐自從歸去秋風前飄泊尙留淮海地感吟苦
憶熙隆年嗟余亦自愁中過罷官不得偏無那撫州
太守近如何襦袴歌成尙能和

兼懷
小穀

五十九歲作

六十明年過猶然有我來論詩方味水讀易忽聞雷覺
是雖多悔知非尙自猜武公陳抑戒髦學亦勤哉

題卞秀才灘江鴻雪圖

邗上下生故人子

竹辰同
年子

英英頗有前賢姿昨來示我

鴻雪圖索我爲賦灘江詩乃知君翁宦游日少小隨侍

會到之百蠻風景亦何有
蜃女珠船山鬼祠蜀客閒來
薦蕉荔楚臣愁與詠
茫離離江雖云樂只照離人悲知
生寫此不寫印泥之爪跡
要寫當日舞衣一段之餘思
而我忽有感意欲語生先涕洟
何不并寫曹娥江上浙
水之瀾瀾使人知生思浙如思離

竹辰以夷亂督兵
曹娥江沒於軍

戲題華香谷廣文味經圖

我亦經生耳自謂識味久
小兒入塾時見書卽却走問
此作何味畏苦不上口
中年趁場屋勉強看在手問此
復何味一酸乃獨取於今
老可笑反欲置左右食淡已
不多回甘復何有
先生近亦老許我作老友持此故相

問以我知味否曷不盡捨賣來共東家酒勿笑束脩羊
亦似告朔瘦

松文清公大書虎字

世人畫虎不似虎文清虎書作虎怒眈眈意態雄且傑
凜凜毛骨森欲豎懸之深堂月黑中突出搏攫嘯有風
小兒畏怖爲止哭狐鬼辟易皆潛蹤當時以此重手跡
紛紛求索無虛日王侯醉筵揮筆候相公潭府踏限折
私奴竊出常易錢至今一紙猶值千我得見之亦歎絕
信知搏結精神全吁嗟乎人生百學百不就墨盡池水
竟何有豈如專工一字亦可傳不朽

魏倉伯

彭年

同年書來告余近將出家矣因念

丙科諸子日益衰老而多爲此無聊之思感而

爲寄一篇

丙科諸子多才逸二十九年回首疾飄零散落幾人在

意氣多非少年日楚國逐臣放早歸

邵魚竹
給諫

秦官博士

臥不出

項梅侶
學博

漢家太守只思還郭蔣同時並愁絕

俞雲

史諸菊城
兩太守

魏子寄書昨又至更欲出世逃空寂自悲卽

日如遂良已悟前身同次律世間萬事風輪過我亦豈
不憂蹉跎白頭六十太無賴寶文邗上猶婆娑只未乞
食到舍衛久已示疾隨維那蒲團坐破便可學與君同

一老頭陀何當并起招諸子西湖閒地開禪窩但恐一事拋不得妻兒待米還如何

揚人錢秋谷以買起家而頗好儒雅昨以小像乞詩其上先有阮相國題長古一篇因得其爲人也

積寸爲尺銖爲兩錢老一生照閭黨已摹白帽成高逸仍起紅樓開麗敞可憐一意愛新詩昨日殷勤蒙過訪謂言乞得要筆札不敢求見煩履杖感茲厚意難重違况我衰齡猶可強不見頤性老人年八十久閉閒門謝來往爲君不惜雕肝腎一篇親爲書題上定非權勢使

將軍亦許歌呼和丞相

張子貞

復

秀才以詩古文稿乞爲校定

平生自許志不薄張子爲人常落落文章但服楊子雲
談辨不減王景略獨去誰能喚上舟暫來未許邀留閣
窮老於今困羈旅氣節少屈意消鑠寄食揚州自可憐
却向何門閒插脚篋中正有百篇在未覺身後甘寂寞
洞庭張樂舞魚龍鈞天一奏萬耳聾世人不識但惑懼
獨抱元桴叩太空要余共讀起三歎只惜十年相見晚
他時誰可定君文奇賞聊爲記老眼

答小雅仍用前韻

昨得君詩復得書書中兼問詩何如知君於此老益力
一篇豈獨高出余與君未至無言說猶是秋蟲善歌泣
俱出蘇門一辨來君我源同派微別東坡豈是受人憐
晚來詩格還變前萬里未歸儻耳路百篇和盡義熙年
我今邗上攜邁過君滯東華亦無那未能擬陶且擬蘇
試把蘇詩作陶和

窮巷有老儒

窮巷有老儒課徒以朝夕性介無所取道嚴多所擇遇
貧則生憐見富乃必疾原憲方曳履曾黜正鼓瑟春風
自滿座獨不許賜亦適有從游者已磨使去室是善學

夫子可爲世矜式倘更廣無類便肯誨不屑柏馬各視
志蘭鮑隨化質但使不挾貴亦或可與潔

李雲衢來視余疾授以服氣祛病之法行之月

餘殊有效因衍爲歌訣一首以謝之

平視正立身不欹

坐行亦可

兩足相間去尺離難手近腰雙

仰上覆手虛作摩頂狀推手直前莫著力開口納氣咽
微響此氣卽是喉所出仍以喉吸入歸臍須臾候息三
返還收回兩手放足寬左足斜曲右足直左手按左膝
上尺右手乃繞耳後下撮指反刁若探物隨引左手散
五指如鳥舒爪起搏擊咽氣候息如初前乃由左改入

右邊遂伸左足屈右足右如左同一式全是謂平和架
三式第一段功於此迄此法初傳自李卿教我作勢記
憶清行之月餘頗小效脉舒節活骨有聲十年病廢亦
太苦安得從此身便輕李卿爲言習之久期年當自可
起行

鄰人餉鏤卵

取青殼卵蠟塗如繪事入醋甕踰
數時取出無蠟處剝去如鏤刻然

鏤卵傳自古俗遺親朋饋餉節物宜我頗疑此薄脆質
何以克任雕鏤爲鑿破無愁混沌體刻肖有妙天然姿
正恐鬼工所不到詎信人巧還可施豈知事固易易耳
至今閨閣能造之昨來東家餉八卵我與小兒同一嬉

中具蟲鳥花草狀瑣細滿眼真可疑卻思亦有小智在
其始作者固一奇

端午日懸設鍾進士像二首

明代章侯畫唐宮進士身百年藏已舊一幅見猶新榴
月當懸設蒲觴爲具陳驅邪煩歲歲仗爾有威神
陰子思求富韓生欲送窮舟車徒鬼載觚突豈神通稷
被聊如是儻驅況不同自須循舊俗亦以見遺風

武穆王書武侯出師二表

武穆行軍夜宿武侯祠讀壁間二表感而

書之有聊舒抑鬱之語字多草體旭素固無此正氣也

鞠躬盡瘁死而已南朝正有偏安恥出師未捷淚沾襟

萬古茫茫恨同此嗚呼國家何代無忠賢無奈人主信
讒言高宗不是後主闇秦檜乃過黃皓奸

戲擬石湖九九數熱歌而小變其體不作吳語
似較近雅也

一九數頭九洞房女子初停繡二九一十八村塾兒童
半散學三九二十七來往行人樹下歇四九三十六農
夫隴上不歸宿五九四十五挨過炎天六月暑六九五
十四盼得新涼早晚至七九六十三漸漸豆棚人去散
八九七十二沿街乞子多愁思九九八十一夜作家家
燈火集

讀五家批杜詩

五家批杜初未見每欲覓之意懶懈乍看翻愁眼欲眩
五家用五色筆讀終未曉旨何在因思此老亦可憐飯山一笑
經千載生前未免受輕薄死後譏嘲仍莫貸百罵不答
只瘖瘖一身無完盡癡疥嗟我本是無見人區區平生
但私愛更欲此外參半論多恐於閒置一喙晦翁且可
姑闕疑淵老本不甚求解

又讀紀批蘇詩

作詩必此詩定非詩人可知矣設令解詩必此解不是
解人當亦可想耳蘇詩有批凡幾家善本惟稱文達紀

抉微往往洞見隱投隙頻頻深中臂能爲我助多所明
未經人道尤可喜獨餘數篇未釋疑姑卽兩言爲舉似
更闢再請彈文王天其以我爲箕子此豈亦在必議者
母或偶未之思爾文王句題爲聽大人彈琴正得其髓
箕子句亦言欲一化荒俗耳母以詞
害意
可也

食蝗有感

寄食揚州歲晚催蝗鮮也及薦時來尙看活活泥沾殼
不比熒熒水結胎揚州蝗殼
厚而肉硬每憶越田誇上產曾從吳
市選清材廿年風物懷鄉甚愁對寒筵未放杯